

巴黎的医生夏天都去哪儿了

2

海外笔记



毕远月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世界上很少有哪座城市会像巴黎那样被夸得天花乱坠。可撇开那些关于巴黎的陈词滥调，真正的巴黎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作者以巴黎人的眼光，用异于平常作者的独特视角，向读者展示日常生活中真实有趣的巴黎面貌。

[上期回顾]

巴黎人与陌生人能保持的距离尺度，如果换算成“美国制式”，美国人一定无法忍受。即使是习惯了热热闹闹、磕磕碰碰的中国人，刚到巴黎也不一定适应。

莫纳德大夫说话细声细气，举手投足小心谨慎，堪称是我认识的最温文尔雅的小儿科大夫。我儿子一出生就到他那儿去称体重、量身高、打各种预防针，后来更是每月必见莫纳德大夫做定期体检。临近夏天时我忽然收到莫纳德医生的书面通知：“我将于7月14日至8月30日外出度假。度假期间门诊停业。若有急事可致电我手机取得联系。”

在法国，夏天的度假对人们具有非同一般的神圣意义。放眼举国上下，上至总统下到扫大街的清洁工，人人都把休假作为人生的头等大事来抓。许多人一过完圣诞就开始谋划度假行程，到了开春时节度假的机票车票、酒店住宿、户外活动等都已预订完毕。

搬到法国后我们也是入乡随俗，一到夏天便“离家出走”，不知不觉中转遍了大半个欧洲。

第一次收到莫纳德医生休假通知的那个夏天孩子还小，我想避开假期初始的人流高峰。于是将休假推迟到八月上旬。哪曾想八月一日早上小孩却开始发烧了。我头脑中闪过一丝侥幸，希望他是偶感风寒，能不治自愈，然而事与愿违。第二天儿子的体温不降反升，过了中午就到了42度。于是，我只能找出莫纳德大夫的休假通知，打电话求救。

莫纳德大夫的电话很快通了。他照例先是一通寒暄，一如我们又在他的诊所相见。随后他告诉我，自己此刻正在阿尔勒郊外的田埂上骑自行车呢，享受着法国南方的蓝天白云。我实在不忍心破坏他的好兴致，但最后还是不得不告诉他儿子已经症状不明高烧两天。他听后很遗憾地抱歉说，自己正在休假，无法为我儿子诊病。不过，我可以再观察一下，如果小孩体温继续升高，我

们可带他去巴黎儿童医院挂急诊。巴黎儿童医院是法国甚至全欧洲首屈一指的儿童疾病研究和治疗中心，名气巨大。

当晚八点半，儿子的体温升到了43度。我觉得到了挂急诊的时候了，于是叫了辆出租车直奔儿童医院。一进急诊室门便觉得有些异样，怎么会有如此安静的儿童医院急诊室呢？随即我看到墙上贴着一张通知：自7月1日起，医院急诊室在每晚9点后停止工作。此时前来就诊的患者可以前往下述医院。随后通知上列出了几个医院的地址和电话。

我一看表此时9点刚过，于是很不甘心地向一位值班护士要求就诊。她耸了耸肩说：“这里没医生了。”随后她又指点迷津道：距儿童医院最近的是Saint Vincent de Paul，我们可以去那儿看急诊。

这位年轻护士随后还帮我们打电话叫了出租车。等出租车时我跟她聊了几句，证实了我心中的猜测：由于很多医生都去度假了，这段时间儿童医院急诊室人手不足，只能9点关门。

半小时后我抱着儿子进了一片忙乱的Saint Vincent de Paul医院的急诊室。初诊是一位和蔼可亲的老护士，她做了例行检查和问询后就让我进了候诊室。或许是受够了这一路的折腾，此时儿子开始大哭，任我们怎么哄都无济于事。我焦急地等待着医生的到来，可几次我听到了脚步声，结果都是进了其他诊室的医生。

终于，候诊室的门开了，一位怎么看也不超过15岁的女孩赫然出现在我面前。她身穿一件过大的白大褂，搭在肩头的听诊器与她的个头相比也显得很沉重，胸前挂着的一块“实习生”铭牌似乎在告诉每一个

人：“我还没毕业”。

“实习生”很快投入工作。她像背书似的开始询问病情，逐条记在病历夹上。询问结束后小姑娘站起身来说自己要去向上司、一位值班的“住院医生”汇报情况。“住院医生”会来做进一步的诊断。

记不得又等了多久，一位娃娃脸男孩子走进诊室并自我介绍说是“住院医生”。我当时一愣，心想：这难道是医院有意安排的？小孩的病都由小孩看？但随着他的一声如同叹息的深呼吸我缓过神来，看来这个晚上他的工作不轻啊。“住院医生”开腔道：夏天小孩很容易感染各类病毒，较容易生病。家长不必着急。如果烧得太热，我们可以用温水给他擦澡，帮助降低体温。我感谢了他的安慰和指导，便问他打算如何对我儿子进行治疗。“治疗？”他像是很意外地重复了一句：“现在还不需要治疗，他今晚说不定就退烧了，如果不退你们可以明天再来。”

次日，高烧不退的儿子开始出现痉挛症状。我们只能再次致电莫纳德大夫求助。他听说巴黎儿童医院夏季会在9点关闭也很是意外，他随后告诉我巴黎还有一种被称为“紧急医疗服务”(SOS Medical)医疗机构，提供送医送药上门的服务。如果我愿意，可以试一试他们。挂了莫纳德医生的电话，我们随即致电“紧急医疗服务”求助。大约20分钟后“紧急医疗服务”医生就到了，这位开着车“走江湖”的郎中做了前一天夜里Saint Vincent de Paul医院急诊室“住院医生”原本该做的事——他给我儿子开了几张化验单，并告知必须立即进行检查。留了几个地址和电话，都是夏季依旧工作的检验所。

出乎预料的是我家附近的检验

所倒没歇业，可我要两天后才能得到检验结果。原来在此工作的一半检验员都外出休假了，因此，检验结果的报告要比平时等得久。我很着急地告诉值班的护士，小孩已经高烧三天，能否尽快让我得知化验结果？这时检验所的老板出现了，他让我等着别走，他会亲自去做检验并马上告诉我结果。“但正式的检验报告你只能下周才能拿到，因为此刻我实在是人手紧缺。”他满脸歉意地告诉我。很快老板就从实验室里出来了，他说，根据检验结果看，我儿子患了尿路感染，而且很严重，必须立即住院才行。当天下午我们就将小孩送进了市郊的Ambroise Paré医院。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对全球191个会员国医疗系统的调查显示，法国的医疗系统无论设施、技术还是服务都属第一。但令人遗憾的是至今这个系统还没有先进到能够“无人驾驶”，实现全自动运行。由此，再先进完善的医疗系统，一旦离开了医护人员操作便无法有效运行了。而恰恰就在夏天，法国医疗系统的操作者极为短缺。因为医生护士化验员们也是人，他们跟其他职业的法国人一样深爱着自己的假期。

难怪2003年的一场热浪会让法国措手不及。其结果是15000人丧命。就在这场公共卫生危机发生时不仅医疗系统处于“夏眠”状态，就连法国政府的最高层从当时的总统希拉克到总理拉法兰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也都在国外度假。借用“法国医院急诊医生协会”主席帕特里克·佩罗的话说：“政府正在度假中”。政府、医疗系统会因为休假而停摆，这种事我从前还是闻所未闻。看来“夏天不是生病天”这句法国口头禅绝非空穴来风。

一个家奴打抱不平引发的冤案

完

品读历史



宗承灏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就是一部官场史，在漫长的历史中衍生出了独特的官场文化，探讨研究这一独特的文化现象对当下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书中以中国历史为线索，博采史料，精心编排，真实还原了中国古代官场的本来面貌，展示了古代中国官员的生存状况，尤其揭露了隐藏于其中的灰色地带。

[上期回顾]

面对灾民的声讨，清朝官府依然不采取措施安抚灾民，反而使米价不断上涨，并且抓捕、枪杀声讨的灾民，引发冲突不断升级。最后还请来外国军队镇压百姓，长沙抢米风潮最终被中外反动派残暴镇压下去。

在中国封建时代，社会各阶层有着巨大的鸿沟。在上等阶层和中等阶层之下除了富人和奴仆，还有一些身份模糊的人群，在这里我将其称之为社会人群的“第三层”。因为这些人并不处于民间社会的最底层，下面也许还有第四层、第五层。为了能够占有极少的一部分生存资源，“第三层”中的很多人合法地或是不合法地依附于特别富裕的和有权势的人，我们也可以称其为“寄生人群”。不同阶层之间，很难形成沟通的渠道。因为大家都固守着自己一方的利益，若是形成沟通之势，必有一方做出妥协和让步。妥协和让步意味着利益的消减，这是谁也不愿意见到的。发生在天启六年(1626年)，轰动一时的徽商吴养春“黄山大狱”冤案就是奴仆与主子的一次“刺刀见红”的较量。

吴养春是南直隶徽州歙县西溪南人，早在万历年间他家就是雄踞两淮的大富豪。可谓家资巨万，富可敌国。祖孙三代又都是书香门第。日本人侵朝鲜时，明朝出兵援助，其祖父吴守礼捐银三十万两助饷，万历皇帝一高兴，特赐“徵任郎光禄寺署正”；赐其父吴时俸，“文华殿中书舍人”；吴养春本人和其他兄弟三人也同被赐荫官中书。

安徽的黄山，那时就是他家的私产，方圆三百六十里，三十六峰囊括其中，占地二千四百亩。这一片山上树多，每年采伐树木的收益据说有十二万两。这吴养春财大，本身又有官衔，所以他有权有势，按照正常的逻辑，吴家的权势无人可以撼动。可事态的发展还是超越了一般。

俗话说，堡垒往往是从内部攻破。吴养春与从弟吴养泽因黄山的产权起了纠纷。两人之间的诉讼经年不息。最后因为吴养春财大势大，赢下了官司。吴养泽则因为败诉一

气之下就病倒了，不久抑郁而死。吴养泽是“人为财死”，人虽然死了，可事情却远没有结束。他有个心腹家奴吴荣为自己的主子打抱不平，接过革命的枪继续告状。主子都歇菜了，更别说你一个小小家奴。吴养春根本没把吴荣这个家奴放在眼里。他没费吹灰之力就以“奴仆告主人罪”，把吴荣这个不识时务的愣小子送进了监狱。

吴荣进了监狱，吴养春以为万事大吉，也就没有花钱再去上下打点。就在他认为可以睡安稳觉的时候，监狱里传来消息，吴荣跑了。越狱成功的吴荣隐姓埋名，他发下毒誓，要为自己的主子报仇雪恨，也为自己讨个说法。这个铁了心要放倒吴养春的奴仆一口气跑到了北京城，他并没有直接跑去找皇帝，而是通过各种门路，找到了当时的翰林院编修吴礼嘉。

任何时候都不要小看任何人，吴荣之所以奔吴礼嘉而去，是有原因的。原来吴礼嘉与吴养春是徽州老乡，两人不光是老乡，还有仇隙。吴礼嘉一听说有此等事，知道自己报仇的机会来了。他表现出空前的热情，领着吴荣到东厂告状。估计样子也是这位翰林先生写的，上面写得头头是道。一是告吴养春心疼皇家造宫殿从他那里白拿木头，因此活动有关部门别再征用。二是告“吴养春不遵明旨，巧立名目，创崇文书院，招朋聚党”。这可是犯了官家大忌。区区一个盐商，怎么会和党争，和政治扯上关系？吴礼嘉不愧是官场中人，他知道对于官家集团来说，最忌惮的是什么。

当时正是宦官魏忠贤得势之际，他虽不以贪著称，但有这般大富豪进入他的权力樊笼，他又怎能不摩拳擦掌？天启六年(1626年)八月，北镇抚司接到圣旨：“吴养春赃银六

十余万两，著行抚按照数追解。其山场木植银三十余万两，工部即差官会同抚按估价解进，以助大工。山场地二千四百余亩，并隐匿山地、拖荒地土未收册者查出升科，尽归朝廷，不得仍前隐瞒。”这就是说，当局责成地方官追赃，除了追赃六十万两外，还要把黄山现有木材作价三十万两，由官府直接变卖，以助“大工”。修宫殿正等着用钱。

吴养春知道了这个消息，原以为自己不曾犯法，朝廷无非是从他身上榨取油水，于是便放手使银子去打点。虽然钱如流水似的花了出去，可还是挡不住吴养春和他儿子们最后被官府抓到京师，关进诏狱(皇帝直接掌管的监狱)。当时的锦衣卫堂官田尔耕亲自主审，此人是活阎罗。他在狱中三下两下就把吴养春等一干人给拷打死了(人狱者连亲族共8人，仅有3人生还)。

人死了，钱还没缴够。魏忠贤不肯放过，既然人死了，那就罚没其家产。当年年底，魏忠贤派其爪牙、工部主事吕下问，前往徽州府追查吴养春的家产，并负责变卖黄山木材。这是一个肥差，吕下问带了小妾、仆人共30余人，浩浩荡荡开进徽州，准备大捞特捞一把。

这帮人到了徽州，了解情况后，全都傻眼了。原来吴家经过这么一折腾，早就宣布破产了。不光没有钱财，就连家里的人也死得一千二净。既然来了，怎么办？吕下问是奉旨前来的，追查不够数，自己还要吃罪。经过一番利益计算，他只有走无中生有这条路。既然吴家没有多少油水可榨，吕下问就另辟蹊径。他费了一番周折，将徽州富户的情况摸得一清二楚，然后开出名单。他强迫富户们买木材，议价纳银，任意索取。此议一出，当地大户人家立刻就炸开了锅。

这次办案过程中，吴养春的族人吴献吉也被牵连进去。吴献吉一看要被诈财，三十六计走为上。涉案人员跑了，吕下问就让当地衙门的公差去向吴献吉的亲戚潘漠要人。恰巧这期间潘漠外出不在，稀里糊涂的公差找错了门，跑到了邻居潘家彦的家去砸门。赶巧了，这家的主人潘家彦也不在家，家中只有一妇人。两个公差如狼似虎，破门而入。受了惊吓的妇人大声呼喊：“公差强奸啦！”众乡邻早就对衙门敲诈富户愤愤不平，闻讯之下都赶来搭救。两个公差吓得扭头就跑，一不留神，踩着门口的一块青石滑倒了。众人一哄而上，盛怒之下将两名公差活活打死，而后又焚尸灭迹。老百姓打死了两个公差，仍余怒未消，又大书“杀部安民”的标语到处张贴。当天夜里初更时分，当地大姓煽动百姓万人，包围了吕下问暂住的察院公署，呐喊攻击，声言要杀吕下问。还放了一把火，把官府衙门的大门也给烧了。吕下问这才知道兔子急了也会咬人，慌忙之下，翻墙而出，狼狈逃窜。受了惊吓的吕下问一直跑到绩溪县，还是心有余悸。

事情闹大了，肯定要由地方官来处理。徽州知府石万程不愿替魏党的这帮混账官员收拾残局，就告病挂冠而去，最后隐居在寺庙出家当了和尚。

虽然这个案子是由家奴替自己主子抱不平引发的，但其案情的本质却与此无关。同样受到权势欺负的穷人和富人，富人的柔然度要大于穷人。主要是因为富人有太多的利益牵扯，这就注定了他们是一个好捏的软柿子，吴养春就是很好的一个例子。最后将吕下问赶出徽州城，让知府宁愿辞职当和尚也不愿意搅和到地方利益之争中的还是受到欺压的老百姓。